

過矣向所見烟中突起者悉雷也、凡聲自下聞之則震、自上聞之則否、所謂山頭只作嬰兒啼者是已と  
見えたり、富士山をはじめ諸高山いづれも此趣に異なることなし、文章の妙よくその見聞のさ  
まをうつし得たりといふべし、

〔論衡六〕雷虛篇

盛夏之時雷電迅疾、擊折樹木、壞敗室屋、時犯殺人、世俗以爲擊折樹木、壞敗室屋者天取龍、其犯殺人也、謂之陰過、飲食人以不潔淨、天怒擊而殺之、隆隆之聲天怒之音、若人之呻吁矣、世無愚智莫謂不然、推人道以論之、虛妄之言也、夫雷之發動、一氣一聲也、折木壞屋亦犯殺人、犯殺人時亦折木壞屋、獨謂折木壞屋者天取龍、犯殺人罰陰過與、取龍吉凶不同、並時共聲非道也、○中略、圖畫之工、圖雷之狀、纍纍如連鼓之形、又圖一人若力士之容、謂之雷公、使之左手引連鼓、右手推椎、若擊之狀、其意以爲雷聲隆隆者、連鼓相扣擊之音也、其魄然若破裂者、椎所擊之聲也、其殺人也、引連鼓相推，并擊之矣、世又信之莫謂不然、如復原之、虛妄之象也、夫雷非聲則氣也、聲與氣安可推引而爲連鼓之形乎、如審可推引、則是物也、相扣而音鳴者、非鼓即鐘也、夫隆隆之聲、鼓與鐘邪、如審是也、鐘鼓而不空懸、須有簾幕、然後能安、然後能鳴、今鐘鼓無所懸著、雷公之足無所蹈履、安得而爲雷、或曰、如此固爲神、如必有所懸著、足有所履、然後而爲雷、是與人等也、何以爲神、曰神者恍惚無形、出入無門、上下無根、故謂之神、今雷公有形、雷聲有器、安得爲神、如無形不得爲之圖象、如有形不得謂之神、謂之神龍升天實事者、謂之不然、以人時或見龍之形也、以其形見故圖畫升龍之形也、以其可畫故有不神之實難曰、人亦見鬼之形、鬼復神乎、曰人時見鬼、有見雷公者乎、鬼名曰神、其行蹈地與人相似、雷公頭不懸於天、足不踏於地、安能爲雷公、飛者皆有翼、物無翼而飛謂仙人、畫仙人之形爲之作翼、如雷公與仙人同、宜復著翼、使雷公不飛、圖雷家言其飛非也、使實飛不爲著翼、又非也、夫如是、圖雷之家畫雷之狀皆虛妄也、○中略、禮曰、刻尊爲雷之形、一出一入、一屈一伸、爲相校軫則鳴、校軫之狀、校軫或鬱

雷、雷部四、雷虛篇、論衡六、雷之狀、校軫或鬱